

解構低薪工作如何導致平均薪資成長滯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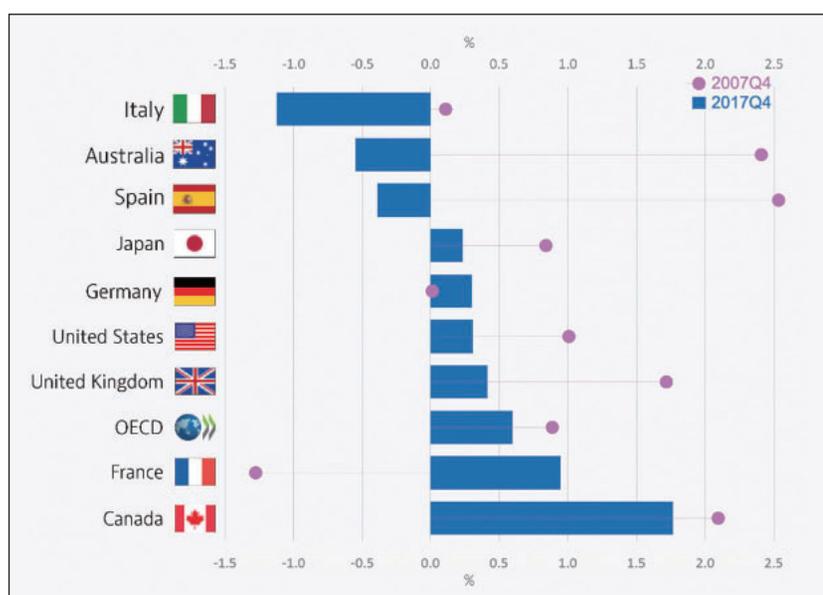
本文摘錄 OECD 2018 年 7 月甫出版的就業展望報告部分內容，藉檢視其會員國自全球金融海嘯以來的薪資成長趨勢，分析低薪工作如何導致整體平均薪資成長滯緩。

譚文玲（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近年多數 OECD 國家失業率都在下降，但薪資增幅仍明顯低於景氣衰退前之水準（圖 1），復甦期間其菲利普浦曲線（Phillips Curve）下移現象，已引起政府及學界高度關注；其最新版就業展望（Employment Outlook）詳盡分析低薪工作的結構變動和薪資偏低如何影響整體薪資成長幅度，並將兩種效果拆解，以利規劃改善低薪問題的勞動政策。

圖 1 2007 年第 4 季與 2017 年第 4 季平均實質薪資年增率



備註：上圖中 OECD 數值係不包括智利、冰島、韓國、墨西哥、紐西蘭、土耳其等 6 國的其他 29 個會員國未加權平均。
資料來源：OECD。

論述》統計·調查

貳、金融海嘯以來的薪資成長趨勢

全球金融海嘯導致失業率陡升後，許多國家薪資增幅明顯趨緩，雖有助於緩解工作機會流失，但薪資停滯期間拉長可能降低勞工生活水準和消費支出，危及總體需求與成長；因此，復甦時失業率下降務求伴隨著薪資回升，俾增強復甦力道。

一、薪資增幅的回升不及失業率降速

以菲利浦曲線觀察金融海嘯前後整體 OECD 國家名目薪資成長與失業率變動間的關係，如果生產力成長、勞動力組成結構、通膨預期等條件都不變，失業率變動與薪資成長在短期間將遵循「失業率升高時薪資增幅減緩，失業率下降時薪資增幅回升至先前水準」的反向變動關係。全球金融海嘯開始時，失業率升高，勞工彼此競逐有限工作機會，使得雇主可以降低其所支付的薪資；海嘯後整體 OECD 的菲利

浦曲線已往下位移（圖 2），衰退前與衰退後的曲線間有一段明顯落差，甚至在復甦時差距更大；衰退期間的平均時薪增幅較衰退前降低了 1.5 至 2 個百分點，2017 年第 4 季整體 OECD 國家平均失業率已與 2008 年晚期相近，但時薪增幅仍略少 0.4 個百分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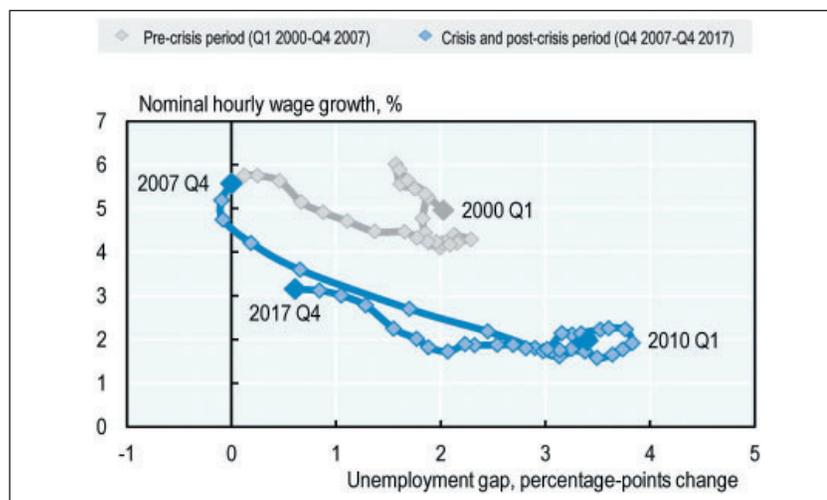
二、薪資增幅趨緩的現象普遍存在於 OECD 國家

就目前這一個經濟循環的全時工作者薪資成長來看，許多國家都較上一個循環低，圖

3 比較 2000 至 2007 年、2007 至 2016 年全時受僱者名目薪資的平均年增率，整體 OECD 國家中位數約下跌 1.5 個百分點，其中愛爾蘭、希臘、葡萄牙及許多東歐國家都暴跌 3 個百分點以上（下頁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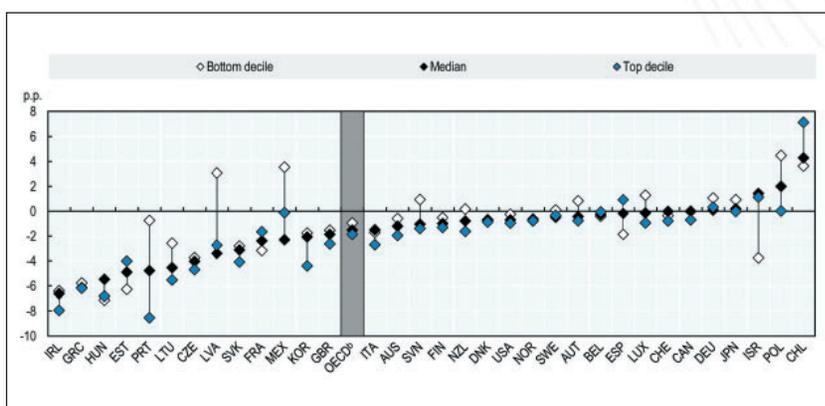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除墨西哥外，其他平均每年薪資年增率中位數下跌超過 1 個百分點的所有國家，都有第 90 百分位數明顯同步下跌現象，其中若排除拉脫維亞和斯洛維尼亞，所餘其他國家連第 10 百分位數也顯著下跌。但有些國家第 10 百分位數降幅相對不大或甚至提

圖 2 OECD 的菲利浦曲線



備註：同圖 1。
資料來源：OECD。

圖 3 2000 至 2007 年、2007 至 2016 年全時受僱者名目薪資平均年增率之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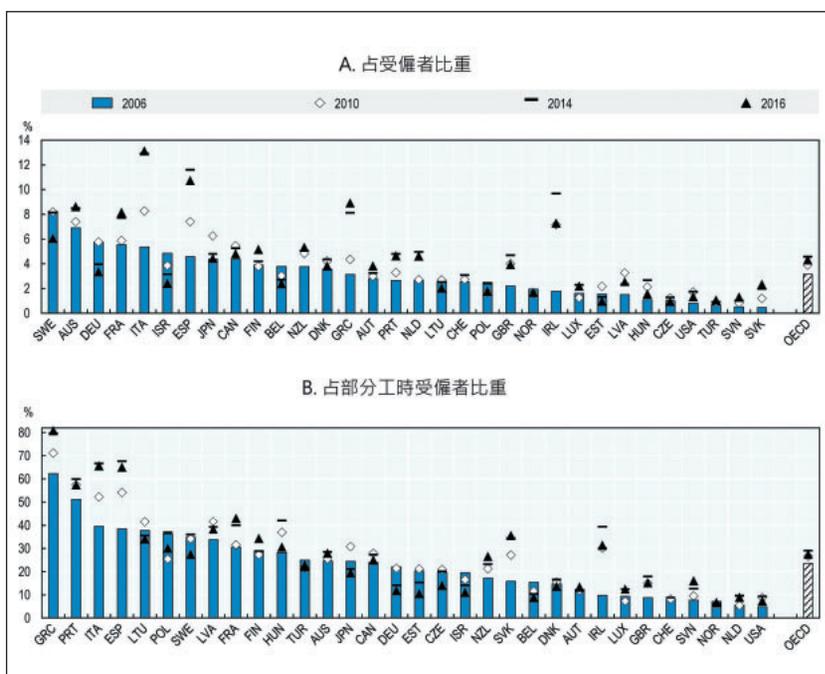
備註：上圖中 OECD 數值係不包括冰島、荷蘭、土耳其等 3 國的其他 32 個會員國未加權平均。
資料來源：OECD。

高，並非「金融海嘯以來勞工收入不均程度已有改善」，而是因為失業率升高，且主要發生在低技術層次勞工，導致該族群未被納入薪資計算範圍；事實上已有其他研究發現，最近幾年勞動市場收入不均現象確實在惡化。

參、低薪工作導致平均薪資成長滯緩的緣由

大部分 OECD 國家失業率已回降多年，惟薪資增幅仍明顯低於景氣衰退前水準，低度就業、生產力成長減緩、低通膨預期都是可能原因，部分國家的特殊情況還有貿易量減少導致獲利能力下降、實質匯率升高（如澳洲），以及近年高薪的戰後嬰兒潮退休人數漸增（如美國）等。

圖 4 非自願性部分工時工作者占比



備註：1. 加拿大、捷克、以色列、日本、挪威、美國在圖 A、B 中係分別占全體就業者與全體部分工時就業者之比重，所謂的「部分工時」則遵循各國之定義。
2. 上圖中 OECD 數值之範圍同圖 1。
資料來源：OECD。

一、低薪工作占比提高、薪資增幅偏低都會導致整體平均薪資低成長

近期文獻指出，勞動市場疲乏不振程度可能比總體失業

論述》統計·調查

率所呈現的更嚴重，因為越來越多勞動力低度運用情形（包括賦閒、非自願性部分工時工作等），尤其是由於經濟因素而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者；上頁圖 4 顯示，這一波衰退後許多國家非自願性部分工時工作者占比驟升，經迴歸分析後似乎也呼應其對於菲利浦曲線的影響，且在失業率仍高於金融海嘯前水準的國家效果特別大。

「平均」薪資成長會趨緩，只與薪資金額高低、組成結構二個因素有關：

- （一）標準組成效果（Standard Composition Effect）：低薪工作漸增，占比提高。
- （二）異質化效果（Heterogeneity Effect）：低薪工作的薪資成長幅度比其他工作小。

首先，部分工時工作者的薪資比全時工作者低，那麼就業結構若朝部分工時工作移轉，即使其他工作薪資成長完全不受影響，也會造成整體薪資成長趨緩（標準組成效果）；其次，縱使全時工作薪資成長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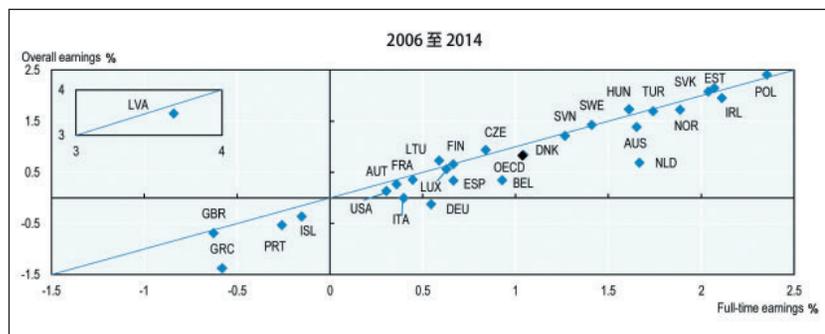
變，僅部分工時工作薪資平均增幅降低，則連帶使整體薪資成長下降（異質化效果）。兩種效果（異質化效果與標準組成效果）合起來稱為廣義組成效果（Broad Composition Effect），可藉全體勞工、高薪勞工（如全時工作者）平均時薪年增率之差異觀察其大小。

圖 5 顯示 2006 至 2014 年荷蘭、希臘、德國、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部分工時工作者對薪資成長的廣義組成效果相當顯著，以德國為例，全時工作受僱者實質時薪平均年增率較全體受僱者高出 0.67 個百分點。在這些國

家（下頁圖 6A），通常全時與部分工時工作薪資成長落差（異質化效果）是較主要的因素，凸顯出部分工時工作的薪資相較於全時工作而言明顯較低；惟西班牙和義大利例外，其廣義組成效果主要係部分工時工作者占比提高（標準組成效果）所致，像這樣標準組成效果較大的國家還有冰島、挪威與愛爾蘭等。

若將焦點放在復甦初期（2010 至 2014 年），則可看出德國、希臘、義大利、荷蘭和西班牙的廣義組成效果仍相當顯著，主要係因部分工時薪資成長較全時工作低得多（義

圖 5 金融海嘯以來全時工作者與全體受僱者平均實質時薪年增率



備註：1. 歐洲國家資料係僱用員工 10 人以上之工業及服務業相關統計（不包括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2. 上圖中 OECD 數值係不包括加拿大、智利、以色列、日本、韓國、墨西哥、紐西蘭、瑞士等 8 國的其他 27 個會員國未加權平均。

資料來源：OECD。

大利例外），也說明了復甦初期整體薪資成長停滯的部分原因；海嘯期間（2006至2010年）在比利時、希臘、荷蘭、葡萄牙等國也類似，異質化效果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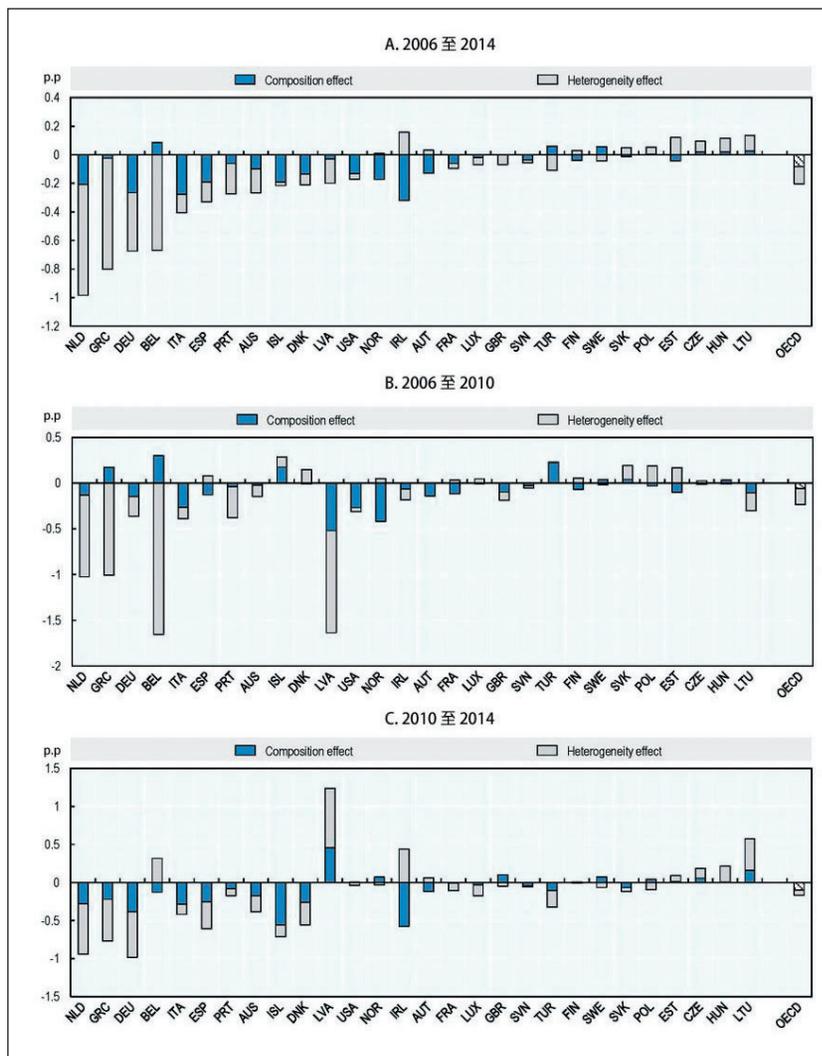
薪資成長趨緩的關鍵因素（圖6B、C）。但在上一個經濟循環的復甦期間（2002至2006年），則看不出部分工時工作者對薪資成長有明顯的廣義組

成效果，更凸顯出這些效果對這一次金融海嘯後薪資成長遲滯的特殊影響。

二、部分工時工作的薪資成長減緩相當程度反映在非自願性部分工時工作者增加

復甦初期部分工時工作者的異質化效果似乎與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者占比提高（指占全體部分工時工作者之比例）有關，譬如2010至2014年奧地利、比利時、捷克、愛沙尼亞、立陶宛及拉脫維亞等國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者占比相對穩定或降低，同期間部分工時工作薪資增幅較全時工作高一些（下頁圖7第二象限）；反之，在其他許多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者占比明顯提高的國家，其部分工時工作薪資增幅較全時工作低。因而會有「自金融海嘯之始至復甦初期，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者占比提高與部分工時工作薪資成長減緩有關，進而導致整體薪資增幅隨之降低」的推論。

圖 6 金融海嘯以來部分工時工作者對薪資成長的廣義組成效果



備註：同圖5。
資料來源：OECD。

論述》統計·調查

三、金融海嘯後失業者找到工作的情形越多，越會驅使整體平均薪資增幅下降

全球金融海嘯（或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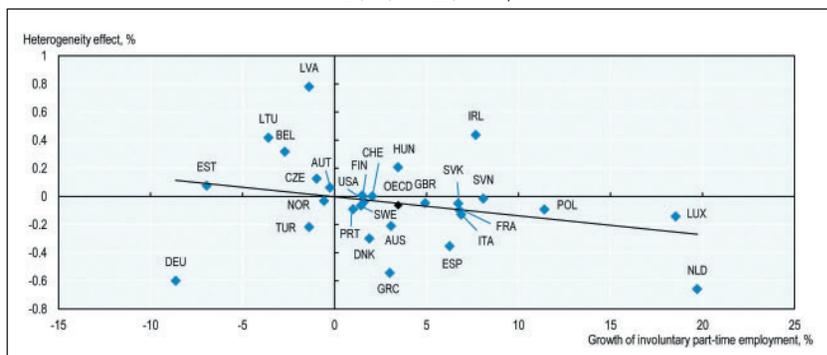
上後續歐債危機）之影響時間甚長，導致大量剛脫離失業狀態或斷斷續續在失業和不穩定工作間轉換的勞工最近才開始穩定工作。通常失業一段期間的勞工再就業時很可能薪資會

被打折扣，或是從事之工作多為非典型工作，那麼根據前文的邏輯自然可以預期，縱使薪資成長滯緩現象並未發生在原本就有工作的人身上，金融海嘯後失業者找到工作的情形越多，導致標準組成效果提高，平均薪資增幅就會越低；此外，若復甦期間尋得工作者較傾向接受薪資低於危機前所從事的工作，則其時薪增幅可能降低，那麼即便其他勞工的平均薪資增幅不受影響，也會因異質化效果而進一步造成整體薪資增幅趨緩。

有些國家 2007 至 2014 年間整體實質月薪增幅明顯低於這段期間未曾經歷失業的勞工，換句話說，如果這些國家沒有異質化效果（再就業時接受低薪工作）、標準組成效果（大量失業者找到新工作），則其薪資增幅會更高，這些效果在受到全球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嚴重衝擊的國家特別顯著，也就是愛沙尼亞、希臘、義大利、拉脫維亞、斯洛維尼亞和西班牙；以西班牙為例，沒有前述二種效果的實質月薪

圖 7 部分工時工作者的異質化效果 v.s. 非自願性部分工時工作者占比增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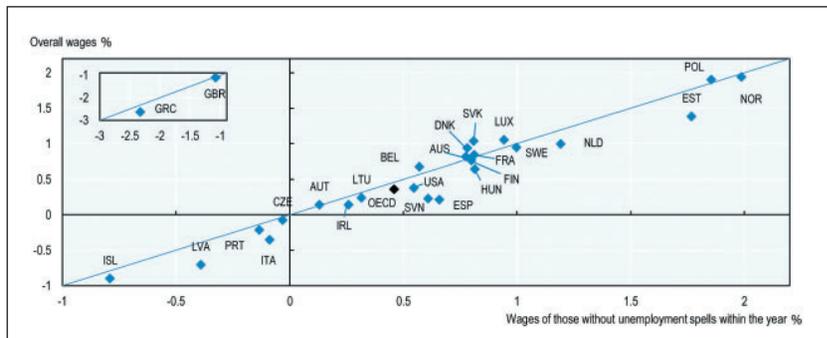
2010 ~ 2014 年



備註：1. 歐洲國家行業及規模範圍同圖 5。
2. 上圖中 OECD 數值係不包括加拿大、智利、冰島、以色列、日本、韓國、墨西哥、紐西蘭等 8 國的其他 27 個會員國未加權平均。
資料來源：OECD。

圖 8 實質月薪平均年增率

2007 ~ 2014 年



備註：上圖中 OECD 數值係不包括加拿大、智利、德國、以色列、日本、韓國、墨西哥、紐西蘭、瑞士及土耳其等 10 國的其他 25 個會員國未加權平均。
資料來源：OECD。

平均年增率會高出 0.45 個百分點（上頁圖 8）。

而義大利、拉脫維亞、斯洛維尼亞和西班牙因為 2014 年的失業率比 2007 年高得多，有失業經驗的勞工增加，失業後找到工作的再就業者占比提高，使得標準組成效果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荷蘭也是如此；但愛沙尼亞和希臘則不然，其廣義組成效果中很大一部分係由這段期間有失業經驗勞工薪資減少所造成（異質化效果），顯示尋職者在失業一段期間後接受了薪資相對比較差的工作；芬蘭和冰島也是以標準組成效果為主，但特別的是，這些曾經失業勞工對薪資成長的負面影響因為部分再就業者薪資提

高而減緩（圖 9）。

整體來說，廣義組成效果似乎頗為重要，尤其在失業率仍顯著高於危機前水準的國家；本文所提出的證據顯示，近年低薪工作導致整體平均薪資成長滯緩的因素可被區分為數量增加、增幅偏低，二者可能同時發生，但輕重不見得一致，也可能只有其中之一生效。

肆、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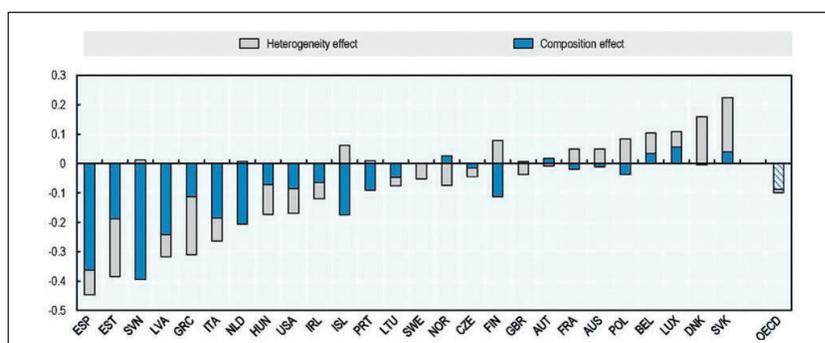
低薪工作係解釋薪資增幅滯緩的重要關鍵，尤其部分工時工作的薪資水準較低且惡化時，部分國家的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者占比便會提高；此外，某些國家失業率仍高，先前已失業一段期間的勞工再就業時

接受相對較差勞動條件，推升低薪勞工人數及占比，並進一步拉低平均薪資成長幅度，或與長期經濟衰退驅使許多勞工被迫接受低薪工作有關。

因此，整體薪資增幅趨緩現象下隱藏著勞工間的顯著異質化，且受影響較大者是很容易失業、傾向從事不穩定工作的弱勢勞工。薪資不成長使勞動市場既有的「不均」現象日趨惡化，需要更具有包容性、更切中相關問題的勞動政策來加以改善。為確保每位勞工均能滿足產業需求，教育訓練政策爰扮演要角；在任何一個 OECD 國家，都有許多勞工缺乏資訊處理的相關技能，因而阻礙其獲得薪資較高工作，故亟需強而有力的政策，以保證每一位勞工都有機會發展、維持並提高技能，降低陷入低品質工作困境或失業的風險，並強化適應技術需求快速轉變的能力，從而提升薪資水準。❖

圖 9 曾經失業者對薪資成長的廣義組成效果

2007 ~ 2014 年



備註：同圖 8。
資料來源：OECD。